

楊贊儒與聖德寶宮

鄭志明

一、前言

東方社會對宗教形式的要求，不是很嚴謹的，民眾可能同時接觸了好幾種宗教信仰，隨著不同的生存時空會介入到各種宗教團體活動之中，甚至同時與好幾個宗教團體保持連繫與交誼的關係，這種現象或許可以稱為「游宗」（註一）。「游宗」顯示民眾對於宗教的態度不是單一的，而是多重的，出入各個宗教，尋找與其相應的合緣法門。

在臺灣，不只是一般民眾有「游宗」的現象，宗教的領導精英也會產生「游宗」的情況，不只個人轉換跑道，改變其弘揚法門與宗教形式，也帶領弟子進行集體性的信仰變遷，共同來護持與弘揚新的宗教法門與修行道場。早期有些齋堂改為佛教寺院，近年來也有鸞堂改為佛教寺院，最有特色的是楊贊儒的「聖德寶宮」改為「聖德禪寺」，發展出佛教新的門派「佛法山」。這種從鸞堂到佛教的轉型過程，主要還是圍繞在楊贊儒個人特殊的宗教體驗，改變了其原有的傳教內涵與弘法方式。其能順利地轉型成功，實際上是經過將近十年的努力，逐漸地進行體質的變遷與形式的改變，才能獲得信徒的認同與支持，塑造出開山立派的聲勢與氣象。

法名「聖輪」的楊贊儒，其「聖德禪寺」與「佛法山」，取得臺灣佛教界的認同與支持，完全轉化為佛教的弘法形式與宗教內涵，被視為佛教新興的寺院，以其充沛的運動能量，短期間在全省各地弘法佈道，廣設道場，是一股不

可忽視的新興宗教勢力。

二、楊贊儒的「游宗」歷程

楊贊儒，台東縣人，誕生於民國三十九年，因處於鄉下，申報出生日期為四十年三月五日，是家中的老么，出生時父親已五十五歲，有哥哥四人，姐姐三人，當時經濟環境不好，生活相當清苦。

其求學過程為台東縣檳榔國民小學、台東商職初中部與高中部，高中時肝炎發作，休學一年，前往台北兄長家修養一年。抄寫善書，夢見觀世音菩薩拿甘露水給他喝下，肝病竟然慢慢好轉，當時為他醫治肝病的邱開逢醫生也不禁佩服神佛的力量。回台東復學，其書包經常裝滿善書，四處分送結緣，曾受到師長的告誡，同學則戲稱他道友。

畢業後，在台北工作，因常看鸞友雜誌，服役時希望能分發到台中可親近聖賢堂，後來如願分發到台中服役，因單位宿舍不足，在營區外租屋，晚上到聖賢堂服務，協助鸞友雜誌的編輯、校對等工作。並與房東自行設壇開始扶鸞，稱「聖筆楊生」。

退伍後到台北謀職，服務於中華日報社，從事於校對工作，假日則到觀音山扶鸞。後離開報社到桃園親戚所開紡織廠工作，此時已有妻室。台中聖賢堂多次邀請楊贊儒前往服務，因妻子反對未能成行，直到有天其妻子夢到觀世音菩薩給予保證，民國六十五年到聖賢堂主編《聖賢雜誌》，並扶

鸞了《地獄遊記》與《天堂遊記》等書，奠定了楊贊儒在鸞堂界的地位（註二）。

楊贊儒自述其宗教的「游宗」歷程為：「儒門作根基，道法起樓層，佛法圓滿頂（註三）。」這或許是傳統社會儒釋道混合的一種價值觀，在義理層面上儒釋道三家是可以相續而相成，只是因緣的關係，佛法成為其最後成就的法門，也是其游宗歷程的最後歸宿，以接受顯密的剃度，彰顯其對佛法的開悟境界，建構其弘法的新法門，帶領弟子共同為法佈道，形成佛法運動與開展的實踐者。

所謂「儒門」是指鸞堂的儒宗神教，主張以儒為宗以神為教，奉祀恩主公的扶乩鸞堂（註四）。鸞堂提倡神道設教，以宣講神意來代天宣化，任由神明揮毫提字於沙盤，以傳真神意而化人。楊贊儒是扶鸞的乩手出身，奉天命造書，以飛鸞傳真，開創出「聖德寶宮」的宗教事業，在傳教發展的過程中，接觸了道教、佛教，參訪各個宗教大德，經過多年的苦修參證，最後以「佛法」為歸宿，開拓出其「禪、淨、密」合修的心法。

楊贊儒自民國六十五年專職從事宗教活動以來，不斷地訪師學道及閉關修行，其宗教的表現形態與發展模式，主要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以鸞書宣道。從民國六十五年到七十四年，是楊贊儒扶鸞著書最盛的時期，也是其草創聖德堂的階段。楊贊儒離開了聖賢堂，於民國七十年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於曉明女中前面的大雅路三八三巷四十八號正式開堂，堂

名為「聖德堂」，創辦了「聖德雜誌社」，發行《聖德雜誌》。開堂一年後，在青島路現址購買二百多坪地，於民國七十二年農曆五月二日正式破土動工興建，七十三年農曆閏十月四日子時舉行一樓「恩主殿」的安座大典，七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開堂四週年紀念日正式落成（註五）。

楊贊儒在聖賢堂時，主要是扶鸞《地獄遊記》與《天堂遊記》，到了「聖德堂」後，飛鸞著書非常勤快，常同時進行好幾部書，先後完成有《畜道輪迴記》、《幸福之道》、《達摩指玄寶錄》、《聖道旅程》、《靈山求道記》、《無極瑤訊》、《聖德寶訓》等。《畜道輪迴記》是承續了《地獄遊記》、《天堂遊記》的著書風格，以遊記對話的形式，來勸人為善，全書記載了畜道靈性的生活情形，其用意強調「萬物與我為一」與「仁民愛物」的精神，呼籲保護自然生態資源，利益群生，以消弭社會凶暴戾氣（註六）。

從民國七十一年《幸福之道》開始，鸞書風格有很大的轉變，開始深入的探討宗教的本質問題，解說鸞堂的宗教性格，逐漸有道法與佛法混合的現象，來豐富鸞堂的宗教內涵，開拓了鸞堂儒釋道共修的信仰境界，比如《幸福之道》共有二十五篇，從篇名中可以得知這種自稱「聖宗」、「聖門」的宗教本質，其篇名如下：〈因緣〉、〈法門〉、〈拜師〉、〈天命〉、〈功德〉、〈真假〉、〈智慧〉、〈鸞乩〉、〈坐禪〉、〈持齋〉、〈婚姻〉、〈磨沙〉、〈魔考〉、〈法軀〉、〈經濟〉、〈唸經〉、〈先後天〉、〈道法〉、〈養生〉、〈保健〉、〈超度〉、〈參禪〉、〈修行八正道〉、〈仙佛合參〉、〈道在吾家〉等，其中「婚姻」與「經濟」不是宗教語詞，但〈婚姻〉篇是談修道者如何夫

妻同修問題，〈經濟〉篇談修道者的民生問題，這兩篇仍扣緊著修身學道而來，排解外在的生存問題。從篇名的宗教術語與篇章的宣教內容來看，有濃厚民間宗教的色彩，從「拜師」、「天命」、「真假」、「智慧」、「魔考」、「法軀」等術語及概念，大致上是順著以「無生老母」信仰為核心的宗教理念而來，在內容上也明確地指出其宗教目的：「願眾生發道心，現佛性，搭慈航，返回無極天（註七）。」鸞堂扶鸞成為度化眾生的一種宣教方式，要使眾生早登覺路，返歸無極仙鄉，重點要眾生立志修道，就修道的內容來說，又以道家、佛法為主，吸收了不少道教、佛教的教義體系與修行方式。

這一時期楊贊儒主要是以扶鸞著書，到了民國七十三年開始有經典講座，開講《靈寶定觀經》，此經是楊贊儒扶鸞《天堂遊記》時，由靈寶天尊降筆而成，全文僅數百字，可以算是楊贊儒所扶乩的鸞經，他發了一年多的時間進行通俗的講解，號稱是由瑤池仙童與楊贊儒以「天人合一」的方式開課演說，楊贊儒在未經準備下，僅憑瑤池仙童的訊息及靈感所作的講解，與一般宗教的講經說法不同，也可算是另一種扶鸞傳真的方式，該講座由曹資竣整理發表（註八）。楊贊儒在講解《靈寶定觀經》時，正在扶鸞《無極瑤訊》與《達摩指玄寶錄》等鸞書，這些書有明顯的會通佛教、道教的傾向，引用了大量佛教、道教的經文與觀念，並大談佛教、道教的各種修行理論與歷史的相關知識，比如在《無極瑤訊》中，以老母之口，大談佛教「八識」、「四智」、「三身」等基本觀念（註九）。顯示出這些鸞書對佛教、道教的義理系統與文化知識都已有相當水平以上的認知，且企圖以鸞堂的形式來帶動三教同參的宗教運動。

楊贊儒的佛教因緣應該在這個時期已開始萌芽，達摩祖師與純陽祖師可以同時降鸞對話，顯示天界佛教、道教是不分的，連修行方法也是採混合會通的方式，要求鸞生在參鸞修道中須潛研經教，達到佛教「究竟涅槃」的境界（註十）。此一時期或許也可視為楊贊儒「潛研經教」的階段，主張將三教溶為一爐，傳播三教教義作為修成正果的橋梁與進路，在這樣的情況下，已逐漸深入到佛教的義理系統的研讀與體會上，將佛教與道教的義理作會通式的解說，如《靈寶定觀經講座》將佛教的「守六賊」來對比道教「抱元守一」的工夫（註十一），在內容逐漸偏向於佛教，將「神」與「佛」等同，視為人最上乘的修行果位。

第二個階段：潛修佛法。從民國七十五年到八十四年，楊贊儒表面上雖然還維持了鸞堂的宗教形式，實際上已進行了佛法的潛修，主張「參鸞」即「參禪」，逐漸轉向佛教的修行領域上來。因台中市另有同名的神壇在外募款與活動，於民國七十五年六月更名為「聖德寶宮」。此一階段，發起動工「聖德文教館」的興建，主要典藏儒釋道三教聖人的德澤與文史教典，是一座大型的社會教育機構，便利於宣化活動與擴大社會教化（註十二）。一、二樓作為圖書館，三樓為講堂兼社教館，四樓為靜修院。為了籌募建館經費，孔夫子降筆云：「建館圖書蔭後生，輸財助道德非輕；子孫福運綿延至，祖業長留代代耕（註十三）。」於農曆六月二十四日關聖帝君誕辰紀念日，由台中市長張子源主持破土奠基大典，民國七十八年青年節八週年慶正式落成啟用。

民國七十五年初完成了《靈山求道記》後，就停止了鸞

書扶乩的工作，僅保存了例常性「聖德寶訓」的飛鸞活動，《聖德》雜誌也由半月刊改為月刊。將過去扶鸞著書的宣教形態改成開堂講道的方式，「靈寶定觀經講座」結束後，接著開班講「生活與道」，由周思源記錄。民國七十七年三月三日至民國七十八年二月二十日，雖然號稱由文昌帝君降筆講述《青少年的覺醒》，已無傳統鸞書的形式，也類似於另一種開堂講課。「生活與道」講座結束後，接著開堂講「元始四十九章修道經」，由曾資竣記錄，此經也是《天堂遊記》所扶鸞出來的經文，楊贊儒認為此經文有利於修行，融入其個人自修與傳法經驗，親自開示說解。

從《生活與道》等書的內容來說，楊贊儒已將鸞堂視為一種修行法門，強調「法門無量誓願學」，重視「心門」的開啓，大談「坐禪」、「參禪」的妙用，將道法會通於佛法，提出了見性成佛的最上乘禪法，形成其鸞門參禪法（註十四）。從民國七十五年到七十七年，雖然維持鸞門的修道形式，但早已轉向於「即心是佛」（註十五）的佛法修持上，大量地吸收佛教的妙智慧法，來進行心性的修持與道德的涵養。

楊贊儒的真正轉型是於民國七十七年六月間，暫時捨棄塵勞俗務，靜修半年，白天參修及種菜、除草、墾荒，過著原始大自然的生活，至大湖山房閉關，於民國七十八年元旦出關（註十六）。出關後，楊贊儒正式讓信眾稱呼為師父，立「聖宗法門」，傳「聖宗心法」，成為一個弘法利生辦道的師父，接受弟子的頂禮。每星期三晚上辦理皈依授法及共修，由楊贊儒指導無極仙道及佛法心祕的修行法門。除了重要宮事外暫停扶鸞，聖德寶訓鸞文，由楊贊儒於靜室靈示傳

書，刊登雜誌勸世（註十七）。楊贊儒由楊生進入到楊師，依舊還是採鸞堂的方式，由無極瑤池老母下懿旨，親傳「大乘聖宗無極心法」，另降世一部《無極大乘聖宗玄妙經》，作為「聖道中心」普度收圓依據的無上寶經，也作為精進道程圓滿證道成佛的聖典（註十八）。

楊贊儒開立法門弘法佈教，雖然仍遵守仙佛訓示，其皈依與共修的方式，逐漸向佛教看齊，偏重於靜坐、唸經與持咒等內證功夫，為了讓皈依弟子早趨如來聖境，於七十八年九月十七日舉行一日成佛精進閉關，由於報名人數眾多，於九月二十四舉行第二梯次閉關活動（註十九）。楊贊儒在此閉關活動說法的題目為「修行六度脫輪迴」，在內容上已大多偏向於佛教，僅保持著仙佛混同的信仰觀念，而閉關課程主要為「朝山」、「師父開示」、「學佛行儀」、「禪坐修法」、「繞匝唸佛」等，已完全是佛教的形式（註二十）。此時，由楊贊儒所傳示的鸞文，民間的神明逐漸減少，而以佛教的佛或菩薩為主，如「釋迦牟尼佛」、「彌勒祖師」、「觀世音菩薩」、「文殊菩薩」、「地藏王菩薩」、「普賢菩薩」、「妙慧菩薩」等，內容也偏向於佛學，或以佛法來證明其「無極心法」的妙用，強調是上天獨傳給楊贊儒的殊勝妙法，是集諸法之精華，可釋可儒可道歸元於一宗（註二十一）。

此時比較偏重於共修法會的開示與演講，集結出《菩提法語》一書，雖強調三教兼弘，自稱其心法為大羅金仙之太上無極祕要，但也明示為頓悟佛地之上乘法教，是大成就、大自在的殊勝法門（註二十二）。自民國八十年起，幾乎已完全偏向於佛教的宣揚，如開堂講授「禪燈」，又自二月十五

日至四月十五日應台中生命線支線的邀請，每星期一晚上，在台中市雙十路文英館二樓講授「禪定與氣功」的課程，後來集結出版《禪定與氣功》一書。民國八十一年元月十二日在澎湖文化中心，演講「禪定與生活」，後亦集結《禪定與生活》一書。

這段時間正是楊贊儒弘法的重要階段，將其在聖德共修會的啓示及應邀的講座，整理成《無極心法（圓通法門捷徑）》一書，於民國八十二年三月出版。出版其演講的錄影帶，如《禪定三密》、《禪定與生活》、《迎接生命的喜悅》、《點燃心中的明燈》等，也在中國廣播電台第三廣播網開設「佛法山的鐘聲」節目，自民國八十二年五月十六日起，每星期日上午十一點三十分至十二點整全國聯播，主講「六祖惠能大師的修行法門」，提出融合「禪、淨、密、道」的法門主張，並打出了「佛法山」的名號（註二十三），也製作了「佛法山鐘聲」第一集、第二集等有聲書。將觸角伸入大學，如四月八日應逢甲大學訓導處邀請為教官講述「禪的真諦」，將禪道的入世法融入到管理教育學中。與東海大學中西文化哲學研究社合辦八十二年度大專佛學精進班，八月三日在聖德寶宮進行二天一夜精進佛學課程，由楊贊儒及該宮的施瑞枝師姐、曾資竣師兄等擔任講師。

民國七十八年奉關聖帝君聖諭，於聖德寶宮左右廂樓上，各建護道樓一座，安奉無極之大護法「先天豁落靈官天君」與「無極元君九天玄女」巨大金身，於八十一年安座。接著於民國八十二年在廟左廂空地約二百坪土地，籌建「聖德慈善中醫醫院」，作為其新的運動目標，希望比美基督教、佛教醫院的善行，也開展出其多元弘法的方向，指出

該宮弘揚教化的五大特色，即「寺廟宗教化」、「寺廟教育化」、「寺廟現代化」、「寺廟慈善化」、「寺廟公園化」等（註二十四），民國八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由台中市長林柏榕主持「聖德慈善中醫醫院」動土鎮基典禮。

楊贊儒於八十二年十一月又再度入山閉關，潛修精進。八十三年九月為契證無上密法，進入長期方便閉關，僅在共修時臨壇說法上課。楊贊儒稱其法門為「禪密道心法」，民國八十四年才正式表明其與密宗的關係，在青年節十四週年法會中，迎接由喜馬拉雅山聖湖傳回二千多年前佛陀時代點燃至今的「聖火」，並指出其所傳的密法，就是「岩傳法教」，傳承到最原始的法教，是密法中最珍貴、最直接的法教（註二十五）。

第三個階段：顯密共弘。從民國八十五年起，幾乎已完全轉向佛教，實有出家的準備了。在宗教形態上已大致脫離了鸞堂的限制，游走於禪密之間，已作好的轉型的工作。從八十五年的演講內容，可以看出楊贊儒有心在禪法與密法之間作一抉擇，如青年節度亡法會時演講「如何出離六道輪迴」時，強調勤行六度波羅密，即六門功課：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等（註二十六），以佛法自居，但仍然偏向於禪定修持。五月一日在聖宗密院講「修行與本誓」時，轉向密宗的「本誓」，肯定地藏王菩薩的「誓願合一」，進入到密宗的「三昧耶戒」，以上師、本尊、護法為修行者的三根本，並以佛弟子自居，討論到「出家」修行的問題（註二十七）。教師節的演講「師之般若——做位人間的覺者」時，明白指出「發心奉獻的出家行」，贊美出家是件很神聖的事，要守「六和敬」的戒律，即見和同解、戒和同

遵、利和同均、意和同悅、口和無諍、身和同住等（註二十八），強調出家是要挑起更大、更多的重責大任，以弘法利生來統合禪修與密法。

如何出家呢？這對楊贊儒來說，也是一大考驗，如何同時被顯密兩教所接受呢？楊贊儒作了很重要的決定，即接受顯密兩教的剃度。

楊贊儒與密宗的關係如何呢？楊贊儒自己指出其修學密宗近十年，拜學過數十位上師、活佛，擁有格魯派（黃教）、寧瑪派（紅教）、噶舉派（白教）等位階甚高具代表性的仁波切授予金剛阿闍黎傳承法位，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在印度法王行宮接受薩迦派（花教）法王授予金剛阿闍黎灌頂，得到密宗金剛上師的法位，並賜其密教法名「貢噶仁千多杰金剛阿闍黎」，獲得「金剛阿闍黎傳承法位證書」與「千手觀音法寶」。民國八十五年底，前往印度參加薩迦法王「殊多昆都」為期三個月「密續大灌頂」，於農曆十二月初八日（民國八十六年一月十六日）佛陀成道日，由其密宗根本上師「薩迦天津法王」授權其總戒師「碌頂堪仁波切」為其剃度，受具足戒，成為一密乘比丘（註二十九）。

楊贊儒與顯教的關係又如何呢？楊贊儒自稱二十幾年參訪了數十位高僧大德，或聆聽其法教，或學習其心要，並皈依世界佛教僧伽會會長悟明長老有十數年。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六日（農曆二月八日佛陀出家日），在樹林海明寺接受悟明老和尚的剃度，法號「上聖下輪」。悟明長老，人稱觀音老人，民國三十八年擔任上海過境部隊特約診療所主任，隨軍隊來台，受聘台北十普寺及觀音山凌雲寺監院，當選中國佛教會多任理事長，創辦海明佛教學院，榮獲文化大學榮

譽博士學位，現任世界佛教僧伽會會長、玄奘大學董事長（註三十）。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於高雄日月禪寺參加為期三十二天的三壇大戒勝會，淨心長老為其得戒和尚，淨良長老為其尊證和尚，圓宗長老為其羯摩和尚，楊贊儒受戒後即至海明寺向悟明長老感恩謝戒。聖輪法師受戒後，即於民國八十七年二月十五日於聖德禪寺（原聖德寶宮），舉行「第一屆新戒出家圓頂勝會」，原追隨弟子有近百位希望出家，從中嚴格審查，僅二十二位通關接受剃度，大多是大專以上的青年。聖輪法師擔任剃度師，請悟明長老為徒孫開示。

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三十日悟明長老於樹林鎮千霞山海明寺主持「佛教臨濟宗傳法大典」，親自將臨濟宗四十八代法脈傳給聖輪法師，是一場莊嚴隆重的傳法典禮，邀請了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心長老，台北縣佛教會理事長淨良長老為三師和尚共同尊證，由悟明長老授與歷代傳承法卷，頒法號為「聖輪道成禪師」。從該「佛教正法眼藏臨濟宗法脈圖」，悟明的法脈是屬於臨濟宗金山分宗下的留雲支宗，茲將其法脈圖整理如下：

- | | |
|-----|--------|
| 第一世 | 臨濟義玄禪師 |
| 第二世 | 廣濟存獎禪師 |
| 第三世 | 南院慧顥禪師 |
| 第四世 | 風穴延沼禪師 |
| 第五世 | 首山省念禪師 |
| 第六世 | 無德善昭禪師 |
| 第七世 | 慈明楚圓禪師 |
| 第八世 | 楊岐方會禪師 |
| 第九世 | 白雲守端禪師 |

第十世	東山法演禪師	第三十五世	大曉實徹禪師
第十一世	圓悟克勤禪師	第三十六世	天濤際雲禪師
第十二世	虎丘紹隆禪師	第三十七世	六益了謙禪師
第十三世	應庵曇華禪師	第三十八世	滄海達慧禪師
第十四世	密庵咸傑禪師	第三十九世	正一悟明禪師
第十五世	祖先密印禪師	第四十世	廣慈真濟禪師
第十六世	無準師範禪師	第四十一世	樂亭清耀禪師
第十七世	祖欽慧朗禪師	第四十二世	觀心顯慧禪師
第十八世	高峰原妙禪師	第四十三世	渾容顯淨禪師
第十九世	中峰明本禪師	第四十四世	大定密圓禪師
第二十世	千巖元長禪師	第四十五世	性運密法禪師
第二十一世	萬峰時蔚禪師		慈本印觀禪師
第二十二世	寶藏普持禪師		梅村印修禪師
第二十三世	虛白慧昂禪師		
第二十四世	海舟永慈禪師		
第二十五世	寶峰明暄禪師		
第二十六世	天奇本瑞禪師	第四十六世	宏公大依禪師
第二十七世	無聞明聰禪師		禪定大圓禪師
第二十八世	笑巖德寶禪師		從善乘性禪師
第二十九世	幻有正傳禪師	第四十七世	妙池乘公禪師
第三十世	天隱圓修禪師		心緣妙通禪師
第三十一世	箬庵通問禪師		定耀妙真禪師
第三十二世	中興金山鐵舟行海禪師	第四十八世	聖輪道成禪師
第三十三世	(金山第一祖第一世) 法乳超樂禪師		悟明長老傳佛心印時，給聖輪法師偈言：「聖賢化導諸
第三十四世	月潭明達禪師		有情，輪演妙法放光明；道業精進續佛命，成心清淨國運興

(註三十一)。

第一世

(海明禪寺第一祖

(留雲支宗第一祖)

楊贊儒出家後，將聖德寶宮改名為聖德禪寺，停止了「聖德寶訓」的飛鸞傳示，完全改成佛教形態，更動供奉主神，一樓大雄寶殿供奉本師釋迦牟尼佛、消災延壽藥師佛、西方教主阿彌陀佛，二樓觀音寶殿奉祀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積極參與佛教活動，如擔任八十七年中部「仁王護國息災大法會」聖輪法師擔任總幹事，發動其二十多位出家弟子與百多位在家居士擔任義工（註三十二）。擔任「唐三藏舍利恭迎團」的總領隊，此團是前往南京護送玄奘大師頭骨舍利來台奉安玄奘人文社會學院，悟明長老為名義團長，淨良長老為團長，了中長老為副團長，聖輪法師為總領隊，率領二百多名信眾，於八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啟程，十月二日返台，十月三日在玄奘人文社會學院舉行三藏法師典禮（註三十三）。聖輪法師也參加十月十八日在台北濱江公園舉行的第八屆三藏取經園遊會，為玄奘大學籌募建校基金。八十八年台中市政府與全國各縣市佛教會舉行「九二一大地震全國消災祈福暨罹難者滿七超度大法會」，聖輪法師擔任設備組副組長，率領僧俗四眾參贊法會並協助法會各項事宜（註三十四）。

除了顯教活動外，也參與密宗相關活動，在八十六年十六週年法會，楊贊儒即以「貢噶仁千多杰」金剛上師的身份，頭戴五方佛帽，與來自於印度、西藏的喇嘛，親臨法壇，為幽冥眾生加持度亡，主持護摩火供，獲得「祿頂堪仁波切」贈送的寶衣（註三十五）。印度薩迦佛學院院長堪布彌瑪慈仁仁波切於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應邀到佛法山台北道場海天禪寺訪問及開示。八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在海天禪寺由來自印度西藏密宗哦巴法王祿頂堪仁波切舉行「頒授法位儀

式」，授與楊贊儒「仁波切」法位，成為第一位臺灣人士獲得這項法位的人（註三十六）。八十八年藏傳佛教薩迦派領袖薩迦崔津法王於四月五日應「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邀請來台，四月十二日訪問佛法山台北道場海天禪寺隨機開示，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二日聖德禪寺舉辦「慈悲觀音灌頂大法會」，由法王親自主持「綠度母灌頂」、「不共觀音灌頂」，以及「護國點燈法會」（註三十七）。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三十日在聖德禪寺前廣場舉行「九二一震災百日追思及護國靖安火供大法會」，法會是由臺灣省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員會、災後重建委員會、西藏協會、災區各級政府等指導，中華西藏宗教文化協會，中華佛教貢獻協會、聖德禪寺等聯合主辦，邀請藏密直貢噶舉派姜澈贊法王，藏傳佛教四大教派十二位仁波切，以及七十喇嘛共同主法，聖輪法師也以薩迦派仁波切的身份主持法事，以密宗最上乘「金剛薩埵大火供」為全民靖安祈福消災（註三十八）。

楊贊儒出家後，倡立「佛教正法明法教」，傳授「禪淨密無上心法」，開闢「佛法山」為本山，積極在全台各地設立分院，自稱「農禪法門」，鼓勵精進苦修，效法百丈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風範，帶領弟子出坡，躬耕叢林農作，以苦行磨性與參禪修悟，以「文教」、「慈善」、「農禪」、「實修」為該法門的四大志業。

三、宗教儀式與活動的變遷

楊贊儒創辦「聖德道場」，從民國七十年到現在，剛好二十年，歷經「聖德堂」、「聖德寶宮」、「聖德禪寺」等

三個階段，從鸞堂到佛寺，記錄了楊贊儒游宗的歷程，也顯示了該道場風格特色的轉移與變遷，從鸞堂到佛教的宗教儀式活動，說明了一個道場艱辛的奮鬥過程。

二十年來「聖德道場」的宗教形式，是從三教混合的鸞門形態，逐漸向佛教科儀制度的靠攏，除了楊贊儒個人的修行因緣外，也與臺灣社會的整體宗教走向與趨勢是互為表裡的，一方面能有效地整合社會的宗教資源，一方面又能適應現代社會的時代變遷，讓該道場一直能對應時代進行自我宗教形式的整合，在不斷的對應與調整下，始終保有著宗教的運動能量。

「聖德道場」的主要的宗教活動，在於道場創立的週年慶典，三天的法會可以展現出其一年來的宣教成果，也可以凝聚新的宗教運動能量，增強信徒們護持與弘揚道場的信心，將法會視為彼此為法奮鬥的共命，感受聖神的加持，在神聖的慶典下，除了滿足信眾的現世願望外，道場也可獲得豐沛的發展資源，取得一次比一次盛大的弘法規模。

「聖德道場」的週年慶法會可以說是「一年一度弘法形態」的檢驗與展示，在內容上有逐年變遷的趨勢。或許從其法會名稱及活動內容，能掌握到該道場的動態變遷的歷程，茲將其歷年來週年慶法會名稱條列於下：

聖德堂成立、聖德雜誌社創刊一週年慶典

神光植福消災拔度法會（二週年慶）

三陽開泰法會（三週年慶）

護國祈福消災法會（四週年慶）

護國祈安消災拔度法會（五週年慶）

護國消災拔度法會（六週年慶）

護國消災拔度法會（七週年慶）

圓光消災拔度法會（八週年慶）

九陽護國消災拔度法會（九週年慶）

大圓滿祈安拔度法會（十週年慶）

大吉祥祈安拔度法會（十一週年慶）

大法輪祈安拔度法會（十二週年慶）

大菩提祈安拔度法會（十三週年慶）

大光明祈安拔度法會（十四週年慶）

大安和祈安拔度法會（十五週年慶）

正法明感恩護國消災拔度法會（十六週年慶）

大自在護國消災祈福拔度法會（十七週年慶）

大慧光護國消災祈福拔度法會（十八週年慶）

千禧大安定護國祈福消災拔度法會（十九週年慶）

「聖德道場」來說，二十年是一個漫長的發展日子，每一年的週年慶法會象徵了由無而有的成長歷程，儀式的變遷是歷史遺留的腳步，也記錄了道場特殊的文化景觀與發展脈絡。

從一週年到四週年的法會可以看出楊贊儒與理教的關係，理教是把聖德堂視為台中教區公所，恭請理教第二十三代大宗師總領正鍾翔九（國大代表）主持法會的開經典禮與祈禱法會，這種關係大約維持四年左右，到了五週年只剩下了理教諸大師的蒞臨參禮而已，也不再打著「理教台中教區公所」的招牌。

一週年慶典又稱為「消災祈安超度先靈功德法會」，重點在於追薦亡靈與消災植福上，從第一年起就請出家師父設法壇舉行超度法事。法壇中央供奉西方如來三尊及迦葉、阿

難的彩色聖像以及七尊如來塑像，供奉的神位有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阿彌陀佛、彌勒尊佛、省城隍、縣城隍等，及設立了奉請佛光接引超度善信祖先靈位、聖德堂歷代九玄七祖之蓮位、為國陣亡三軍將士英靈蓮位、聖德雜誌讀者、作者、贊助者之歷代祖先蓮位、風火水震等災厄受難諸亡靈之蓮位、十方法界無祀男女孤魂之蓮位以及畜道生靈往生淨界之蓮位。在法會中放生一千零八十隻鳥，舉行奉旨編印的「畜道輪迴記」繳書及呈報助印「畜道輪迴記」及各種善書功德祈願的呈疏儀式。此次法會最特殊的是由地藏王菩薩指示，凡參加此次超拔祖先者，准予「陰陽會」，於法會晚上十點至凌晨一點，可到會場親與祖先形影及作心靈交談。一般「陰陽會」都是經由扶鸞、乩童、紅姨、牽亡等進行，該法會則採親自體驗來作見證（註三十九）。

二週年法會主要也是祈安消災、消冤解厄、拔薦諸善信之歷代祖先的功德法會，強調該堂法會領受無極懿旨，能收圓滿之效果，使在幽冥冤業糾纏，或受酷刑之祖先，得以擺脫一切，而調升至聚善所或天佛院參修，在世子孫也能家庭安寧，事事如意（註四十）。三週年法壇的佈置，多了奉觀世音菩薩指示送來五條法船，法船用往生錢摺疊而成，在扶鸞請神時，瑤池金母特賜靈水供諸亡魂飲用，並供眾生取一點塗擦五官眼皮以淨六塵業。濟公活佛分別為諸亡魂賞無極水（菩提酒），施法度化酒鬼、色鬼、生氣鬼、貪財鬼等使其解脫。關聖帝君指示法會第三天焚化往生錢的辦法，賜符十二道，合往生錢焚化，賜諸亡靈超生（註四十一）。

法會時會有一些友堂及來賓親臨祝賀與參拜，四週年慶因配合聖德堂新廟落成典禮，前來參讚的友堂不少，也顯示

楊贊儒這五年來在鸞堂界的交陪網絡，參讚友堂前後有三十堂，堂號如下：高雄無極明善天道院、高雄文化院、台東勝符壇、台中玉霄清虛宮、台中重生堂、台中武廟明正堂、竹塘慈航宮、林口仁正慈惠堂、高雄無極天音堂、斗六善化堂、屏東佛心堂、台北北星真武寶殿、台中慈德堂、台中聖天堂、太平靈奉堂、台中覺聖道院、烏日南興宮、潭子玄修宮、潭子三天宮、造橋龍湖宮、二林至靈聖宮、斗南贊天宮感化堂、員林靈真堂、大甲紫竹寺、花蓮嘉里代天府、沙鹿慈善堂、大肚慈靈堂、屏東福善堂、龍潭慈鴻慈惠堂、台北天明宮等。除了友堂的互動關係，也很重視社會的人脈關係，邀請政界人士前往參香，如立法委員洪昭南、臺灣省政府顧問張子源、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副主任陳炯松、何志浩將軍等，致贈花藍的有台中市市長林柏榕、台中市議會議長林仁德、副議長張光儀、道教會理事洪祖持。致贈匾額的有前副總統謝東閔的「聖德堂」堂名匾額、考試院院長孔德成的「弘揚文化」匾額、立法院院長倪文亞的「宏教覺民」匾額、監察院院長余俊賢的「迷川寶筏」匾額、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關中的「忠義千秋」匾額、副主任委員陳炯松的「護國佑民」匾額、何志浩將軍的「法益流長」匾額、理教總領正鍾翔九的「聖理教化」匾額、行政院顧問張啓仲的「聖教傳薪」匾額、臺灣省議會議長高育仁的「匡世正俗」匾額、臺灣省政府顧問張子源的「積德揚善」匾額、道教會台中支會理事長張尚甫的「聖道教民」匾額、佛教會基隆市支會理事長惟聖法師的「慈航普渡」匾額等（註四十二）。

四週年法會還是請理教鍾翔九總領正主持聖廟落成大典

及法會開經儀式，法會的法事則由基隆市支會理事長惟聖法師主持，在新廟門口搭起大法壇，法壇上懸掛著西方三聖彩色畫像及七尊大型的如來佛像，左右配祀著文殊、普賢菩薩畫像，兩旁貼滿著接受超度亡靈的蓮位，左側供桌上有用往生錢摺疊製成的大龍舟四條，前有一條大象舟裝載著往生錢製成的大寶塔一座，法師主持儀式以助亡靈超拔，並焚燒往生錢與往生船，以助法船駛達彼岸。此次法會也舉辦愛心活動，捐款三十餘萬元及日用品給台中市社會慈善機構，包括捐獻台中市政府救濟會五萬元、菩提醫院附設仁愛之家一萬元、台中空軍醫院傷患官兵慰問軍二萬元、北區北屯區各低收入戶愛心禮品二百戶、全省各地低收入戶濟助金約五十戶等（註四十三）。

五週年法會恰遇觀世音菩薩聖誕，為陰陽兩利，舉辦放生與發放低收入愛心救濟品等活動，未邀請理教鍾翔九主持開經儀式，唸經禮佛與超拔祖先等儀式仍由惟聖法師主持。六週年法會還是由惟聖法師主持三天的普度禮懺，另有從國外來的密宗法師五、六人在無極聖殿面對普施會場作法（註四十四），這應該是楊贊儒與密宗結緣的由來。七週年慶在組織上比較完備，設有總務組、文書組、會計組、設備組、超拔組、祈安組、法務組、廚房組、招待組、交通秩序組等，有不少地方政治人物的蒞臨參香，如台中市長張子源、前市長林柏榕、北屯區長賴清池、國大代表謝憲明、台中市議員林哲雄、臺灣省民政廳第五科魏滿男股長、台中市政府民政局林安樂先生等（註四十五）。

八週年慶是一個重要的轉變期，楊贊儒正式開立「聖宗法門」，加上「聖德文教館」興建落成，整個法會儀式偏向

於佛教的莊嚴隆重，由台中市政府機要秘書劉茂安、中國國民黨台中市黨部主委張晉相、台中市議會議長林仁德、市議員林哲雄、北屯區區長賴清池、道教會台中支會總幹事李永雄等共同主持文教館落成剪綵儀式。除了仍由惟聖法師主持三天超度法壇外，已少友堂前來扶鸞參訪，改派誦經團前來，如宜蘭昭靈宮誦經團為圓光法會誦經禮懺，聖德寶宮自身也組織了龐大的誦經團。少掉了友堂的參訪活動，在法師誦經禮懺告一段落，由其弟子輪流上台講道（註四十六）。重點也擺在新弟子皈依典禮上，由楊贊儒親授修行法要，並為信徒開示無上心法。

九週年慶號稱「九陽法會」，除了法師的超度法壇外，多由該宮誦經團負責法會的誦經活動，三天共有百多位新皈依弟子，有蔣巴貢圖澄措旺金剛上師一行前來參訪（註四十七）。十週年慶重點仍在「皈依傳法」與「祈安超拔」上，法會每天下午一時起由楊贊儒傳授佛法道祕。法會開始，由聖德合唱團獻唱佛曲梵樂，三天法會新皈依弟子近二百人，該宮同修於法會期間，每日誦經懺祈求陽福拔度陰苦，輪流於大殿誦經咒共修心法，利用法師休息時於超度道場上誦經禮懺，助亡靈解脫苦業，共負度亡超拔之責（註四十八）。十一週年慶同時舉行「護道樓開光典禮」，三天共有近千人報名皈依，會場設置有電視牆播放楊贊儒弘法錄影帶，並在廣場旁另闢慈善義賣區，有四季水果、素齋供品、鮮花、佛珠玉石、神像、琥珀手鍊等，義賣所得，皆作為慈善救濟（註四十九）。十二週年慶恰法輪轉一大週，故稱「大法輪」，組織分工合作比往年進步，招待組服裝儀容的整齊一致，以及各組的隨機應變與合作協調，顯示該教團已逐漸成型，轉型已

相當成果。

十三週年慶展現出新的局面，幾乎完全採用佛教的內涵進行場地的佈置，脫離了傳統鸞堂的形式。這一次法會除了「祈安超拔」與「皈依傳法」等活動外，增添了「點放智慧燈」儀式，在會場上安置了莊嚴的「大菩提法會蓮花智慧燈」，整個會場花了幾個禮拜佈置，法會第一天由楊贊儒主持上燈典禮，幾千盞蓮花燈同時點燃，產生攝人的壇場效應，象徵投身於大日如來的光焰中，燒盡無明業障，讓久為塵勞蒙蔽的自性智慧昭然若現（註五十一）。宣傳內容也完全以佛教自居，謂本著「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推行「人間淨土」的理念，經由法會來一次「菩薩家族總動員」，匯集在這個普度的大道場（註五十二）。

十四週年慶又是一次的大突破，繼承了去年的點燈儀式，繼續舉辦「點大福慧燈、吉祥燈」的佛前供燈活動。不同的是在法會中迎接由喜馬拉雅山聖湖傳回二千多年前佛陀時代點燃至今的聖火，由聖火點燃了法會的「大福慧燈」與「吉祥燈」，展現出「顯密圓融」的特殊法會形式，由顯、密法師舉行相關宗教儀式，傳統超拔法壇仍由惟聖法師主持，另由喇嘛主持「祈修福法」、「大日如來度亡法」、「觀音度亡法」、「火供」等儀式，楊贊儒為新皈依的百多名弟子舉行前所未有的「密行大灌頂」，即密行三脈的灌頂。楊贊儒從其「無極大乘聖宗」的立場重新解釋法會功能運動的意義，謂法會是一座莊嚴的壇城，將祈福消災者的元神及待超拔者的靈位一一安座，聚集法師、同修道友的心力，依適當的儀軌，行誦經禮拜，如此這座人間的壇城，即變成一個具有場效應的曼陀羅，並與之共轉相應，而立即獲

得虛空之中大曼陀羅能量加持眾善信的慈心悲願，諸佛菩薩大施法力，行祈福、消災與超拔（註五十二）。法會會場佈置有「密藏萬里行攝影特展」以及楊贊儒的「禪機畫作展」。十五週年慶大致上延續了前一年顯密大圓融的格局，在法會一開始舉行「大福慧燈、吉祥燈」點燈暨新書「菩提聖道」繳書典禮，邀請四位西藏來的喇嘛，在點燈法壇前持咒放光加持壇城。（註五十三）

十六週年慶是楊贊儒出家後第一次所舉辦的法會，但因有多年的經驗，事前的準備工作早已有完備的佈置，由於法緣的轉變，由道入佛，在法會的前一天，由楊贊儒焚香禱請鎮座於大殿的道界仙真，移駕感恩法壇。雖然因為法脈的改變，不得不將關聖帝君等尊神移駕至旁殿感恩法壇，楊贊儒為法壇寫一對聯云：「十六年護持聖德，廣植福田菩提深。佛恩天恩人恩長，道情法情千年存。」大殿改為禪寺，三寶佛端坐於蓮花台上，即中尊釋迦牟尼佛，左尊阿彌陀佛，右尊藥師佛。三天的法會強調顯密融合、禪淨共修、解行並重等，楊贊儒請其師父悟明長老為新塑大殿與觀音殿佛像舉行開光典禮，仍由惟聖法師領眾作功德超荐法事，另由喇嘛修持「大日如來度亡法」，為超荐之幽冥眾生誦經加持，以加速脫卻罪業。聖輪法師親臨超拔法壇為亡者說法開示，同時教化陽世子孫共霑法益，又以金剛上師持以密咒、手印，加持法壇亡靈，亦與喇嘛們主持護摩火供，儀式結束後，聖輪法師在密壇火供爐前，為同修弟子善信灌頂、加持、開智慧（註五十四）。

十七週年慶特別標出「農禪法門」，在會場設置佛法山有機農產品展示區，有野菜、苜蓿芽、豌豆苗、半天筍等有

機蔬菜，展現其把鋤耕犁，以農禪參道的特殊修行法門。法會中，聖輪法師強調「念佛、參禪、修密」的「三力道」修行法門，舉行三場皈依三寶灌頂典禮，也為華航空難、國華空難等罹難者設立超度蓮位（註五十五）。十八週年慶正式提出「文教」、「慈善」、「農禪」、「實修」等四大志業的發展方向，延續前一年的會場佈置，舉辦了「佛法山有機蔬菜暨藥草展」，以巨幅寫真攝影作品，配合文字說明，解說佛法山推出「農禪法門」的過程與成果。另有「正法明法教觀摩展」，同樣地以相片文字說明佛法山的四大志業，此次法會皈依人數是歷年來最多的一次，每天有數百人，聖輪法師除了為信眾辦理皈依儀式外，還以顯密圓融與觀機逗教的方式，現場教導禪坐、禮拜等功法（註五十六）。十九週年慶稱「千禧大安大法會」，仍延續過去敦請高僧、喇嘛駐壇誦經禮懺、修法度亡及消災、拔度、點燈等法事，法會第一天舉辦「聖德慈善中醫醫療大樓」試診，第二天舉行落成啓用大典。

對道場性質的宗教來說，例常性的大型法會，是一年一度集體動員的實力展現，是人氣護持的重要檢驗指標，一方面可以取得宣傳與發展的優勢，一方面經由信眾的財力奉獻，成為教團的主要經濟來源。可以說，大型法會的宗教效應是多重的，也是內部組織運作的訓練場所，培養出專業化與科層化的組織動員能力，同時也是社會人脈集結性的力量展現，若背後無龐大的信徒來源與運動資源是不敢輕意嘗試。

聖德道場能歷久不衰有「不變」與「變」的兩個因素，不變的是由惟聖法師十九年來帶領法師、誦經團所舉行的三

天超拔法壇，是其法會的基本架構，從第一天的「發表演淨」、「引魂入座」，第二天的誦經禮懺法事，從「慈悲三昧水懺」開始，第三天禮誦「慈悲藥師寶懺」、「八十八佛洪名寶懺」、「阿彌陀經」等，最後放「瑜珈焰口」、「請聖」、「鳴炮謝恩」，結束法會活動。為什麼法會的超度儀式始終地被保留下來呢？近年來楊贊儒都會在法會中強調「超度」的意義與作用，這或許是背後有些質疑的聲音，為什麼重實修的宗教也要舉辦超度法會呢？楊贊儒要堅持其法會儀式不變的部份，必須在教理上堅持其信仰的理念，十四週年慶楊贊儒為了回答信眾的質疑，發表了〈從「祈福消災超拔法會」談「法會功能運轉的祕密」〉的談話，強調寺廟若要舉行超拔法會，必須道場本身已具備「相應」的條件，才能有自行運轉的功能，用來說明聖德道場經由十多年的努力，獲得諸佛菩薩的護佑加持，感應特別大（註五十七）。這樣的談話主要是從信仰層面來說，在教理上是不足的，在五週年慶為此問題，作了「如何出離六道輪迴？」的專題演講，肯定「度亡法會」的陰陽度化的作用，以佛教的「照見五蘊皆空」來說明法壇的照見功能（註五十八）。此一主題演講還是比較偏信仰層面，十六週年慶特別主講「超度的意義與功能」，建立起「大轉法輪」與「利樂陰陽」的詮釋理論，說明「超度」具有「慎終追遠的孝思」與「滅罪消障的功德」，經由真懺悔發四弘願，斷煩惱修六度行（註五十九）。

其法會的「變」，是就宗教形態來說，主要有三個階段，以「八年週年慶」與「十四週年慶」為二個轉折點，第一個階段是鸞門交往時期，第二個階段是開宗傳法時期，第三個時期是顯密共弘時期。八週年以前，基本上還遵循著鸞

堂法會的形式，由鸞生來協助法會籌辦，各友堂的來訪參禮與扶鸞，熱鬧了法會的宗教氣氛。七週年慶則是一個過渡時期，不再安排參訪的友堂，強化自身組織信眾的能力，直接面對一車一車而來的信眾，著重在聖德誦經團的誦經禮懺。

第二個階段雖保有扶鸞的形式，實際上已正式開立宗派，以宗師的身分舉行「皈依傳法」儀式，傳授佛法道祕，基本是佛道雙修階段，而扶鸞的方式則由「筆訓」轉為「心訓」或「光訓」（註六十）。後來連「光訓」也免了，完全以皈依儀式傳授無極心法，直接由楊贊儒開示。第三個階段是在法會中加入密教的科儀，以密教的持咒修法，熱鬧了整個法會的氣氛，楊贊儒也公開傳授密法，指出其「禪密心法」，省略了密教繁瑣的儀軌，是一種簡單扼要直入心地的法門，是禪宗，也是瑜伽密（註六十一）。

法會成敗與組織運作有密切的關係，但是這方面的資料是比較難搜集，下面僅討論其分院發展的概況。楊贊儒爲了北部同修的方便，在台北市松江路二八九號康寧大廈八樓設立「無極光禪院」，於民國八十年四月三日（農曆二月十九日觀世音菩薩聖誕日）開光安座，並辦理皈依傳法，當天皈依者二百多人。該禪院由施瑞枝負責，開放時間爲每星期日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半，晚上七點至九點半限皈依同修共修上課，每二個月舉辦一次皈依。在開光安座法會上，楊贊儒指出其「無極心法門」，是以傳授「祕密禪」爲主，兼「如來禪」的儀軌與「祖師禪」的自在放下，就是在參打坐的方

立了佛法山台北分院，民國八十六年十月十九日觀世音成道日舉行安座開光典禮，由悟明長老主持，並舉辦首次「密宗觀音如意寶法會」。

楊贊儒出家後，將其大湖山閉關中心（台中市北屯區大坑里大湖巷二十三號），稱爲「佛法山寺」，作爲佛法山的本山道場，將聖德禪寺稱爲「台中分院」，海天禪寺稱爲「台北分院」，並積極在各地設置道場或分院。楊贊儒很早就有意設置「南部道場」，在高雄縣大寮鄉鳳屏二路一五七號，原「鳳屏佛堂」的舊址，經數年的規劃設計，獲得核發建造，於民國八十七年初破土動工興建，稱爲「高雄分院佛農禪寺」。基隆分院海山精舍，位於基隆市仁愛區南榮路一八一號八樓，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由聖輪法師主持三寶佛像安座開光大典，於每週一晚上爲「念佛班」，每週三晚上爲「禪修班」，每週六晚上爲「共修法會」（註六十三）。因佛農禪寺離高雄市區較遠，民國八十八年籌備成立「大寶禪寺」於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二十號中正凱旋大樓九樓，於八十九年三月五日正式開幕啓用，於每週日晚上舉行「共修會」，每週一晚上爲「禪修班」。

在三、四年間佛法山已頗具規模，算是佛教新興的宗派，推出了「文教」、「慈善」、「農禪」、「實修」等四大志業。「文教」與「慈善」等志業原本就是聖德道場活動的重點，在「文教」方面，一直是楊贊儒宗教事業的奮鬥目標，於民國七十五年設置「財團法人聖德文教基金會」，籌建「聖德文教館」，是一所結合宗教度化與社會功能的綜合性文教館（註六十四），文教館三樓圖書館藏書兩萬餘冊，包含三教聖典、經史子集、語文、勵志、兒童文學等書籍供民

眾借閱，地下室、講堂供學生閱讀，出入人數每日約百餘人。文教館經常舉辦才藝講習與專題演講，加上長期發行雜誌與善書，強化其弘法佈教的功能，楊贊儒也應邀各學校與工商團體作生活與心靈講座。「慈善」是文教的延續，聖德文教基金會，每年頒發「忠孝善行及清寒獎助學金」給壹佰名學生，表揚其忠孝精神及嘉勉清貧學生上進模範。經常辦理急難救助，包括助醫、勞軍、孤兒院、養老院之慰問，以及年終的冬令救濟等。積極地開辦公益事業，籌建「佛教聖德慈善中醫醫療大樓」，於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落成開幕並正式啟用，延聘醫術高明且具愛心的中醫師，輔以現代化的醫療設備及寬敞明亮的空間設備，加上志工人員的社會服務，發揮濟世救苦的社會功能。該醫院規劃了內科、婦科、針灸、傷骨、家庭醫學、心靈輔導諮商等門診，全方位治療身心靈的一切疑難雜症（註六十五）。

楊贊儒出家後，大力主張「農禪參道」、「現代農禪」，以僧團來經營有機農場，進而自稱「農禪法門」，以農耕來塑造「吃苦耐劳」、「實修實證」的禪者，認為「農」是佛陀精進苦行的精神，「禪」是樸實簡單的生活體驗。「農禪法門」就是鼓勵精進苦修，效法百丈禪師「自力更生」風範，弘揚叢林宗風，養成勤勞奉獻精神，並推廣「有機農耕」，美化大自然生態環境，讓世人從飲食中淨化靈性，回歸淳樸、自在生活，共同締造莊嚴、祥和、純善之人間淨土世間（註六十六）。目前佛法山有三個「有機農場」，台中有十甲多的土地，高雄大寮、台北坪林亦有農場，發展出「有機農禪」，標榜不噴灑農藥、不用化學肥料，改施用有機肥來栽培蔬果，用「自然農藥」來防治病蟲害，雖然

「有機蔬果」成本高產量少，卻能將大自然當成修行道場，培養勤勞精神，藉農悟道，愛護大自然環境，重視環保，以佛法慈悲心淨化身心及飲食（註六十七）。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聘請台中區農業改良場謝慶芳教授指導自然農耕的有機栽培法。八十八年聖輪法師帶領其弟子慧農、慧田等，在「國際自然農法開發中心」的協助下，赴日本參學有機自然農法，參訪千葉縣實施「自然農法」之農家及以微生物培養的飼料兼肥料兩用途產品工廠，參觀「自然農法農產品展售會」，正式參加一九九九年「有用微生物應用研究會第四回熱河大會」，向各國專家請益有機自然農法的知識與經驗（註六十八）。舉辦「健康有機農禪研習班」，自五月八日起，每週六晚上七點至九點半，為期一個月，課程內容：有機蔬果管理教授、生機飲食調理示範、禪修、參訪有機農場等，共有八十餘人報名參加（註六十九）。十一月舉辦「第一期回歸自然飲食研習營」，於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結業，舉辦「有機見證發表會暨有機品嚐會」，並於三月十二日起舉辦「第二期自然飲食研習營暨農禪體驗營」。另聖輪法師組織了「佛法山農禪護法福田組」，於八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舉行「佛法山農禪護法福田組成立大典」，將信眾組織起來，依據專長興趣加以分組，除了各組組長的授證外，還有各組象徵的「法器」信物，指出農禪法門的奉行著，不是一般的農夫，而是「農禪士」，回歸靈性的故鄉，體悟清淨圓滿的自家風光（註七十）。

「實修」是宗教性的志業，自稱「正法明法教」，強調是一種弘揚佛教正法，使眾生離諸苦惱的法教，其內容有六：一、以觀音悲願廣度苦難眾生。二、以佛日慧炬照破昏

闇邪見。三、以正法眼藏直指涅槃妙心。四、以密行實修體證即身成佛。五、以念佛保任歸於彌陀淨土。六、以念佛保任歸於彌陀淨土。六、以農禪法門重返自然故鄉。楊贊儒的皈依弟子已有數萬人，要求其弟子要「尊師」、「重法」與「實修」，強調修法要自力與他力並重，先求自力再輔以他力，「自力」是靠自己修持的力量，練拙火修氣脈明點，開發內在的潛能，以內證的力量，達到與諸佛菩薩的境界相應。楊贊儒傳授清楚簡單的修法儀軌，讓弟子一步一步達到這個境界，因材施教，其中有禪有密有淨土，其方法強調實用、方便、簡單而有效，具體功課有「三力道」，即唸佛、參禪、修法，「六波羅」，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等六度波羅密（註七十一）。各個道場每星期都有「念佛共修會」、「禪修班」、「共修法會」、「大悲懺法會」等，由聖輪法師或其他法師帶領共修。常舉辦各種大型的修行活動，如於八十七年八月舉行「第一屆暑期大自然山水禪訓營」，課程相當特別，除了學佛行儀與禪淨密教學外，還有大自然行腳、野外求生、農禪出坡、認識草藥等課程。開辦「短期出家」活動，可依個人心願，從二個月到一年不等，讓有心學佛者，在大自然中洗心煉性，藉農禪法門而見性悟道（註七十二）。聖輪法師為了讓佛法落實於日常生活中，倡導了「六好生活禪」，即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讀好書、喝好茶、睡好眠（註七十三）。

四、修道理論與實踐的轉變

楊贊儒離開聖賢堂自立聖德堂時，即展開了他個人的修道歷程。比較《地獄遊記》與《天堂遊記》兩書的內容來

看，《天堂遊記》已有濃厚的修道意識，其中扶鸞而出的《靈寶定觀經》與《元始四十九章修道經》，提出了具體的修道理論與工夫，實際上已開啓了楊贊儒修道的意志，有著自立門戶的強烈需求。《天堂遊記》是在民國六十九年底扶鸞完畢，計劃於七十年三月濟公聖誕日舉行繳書儀式，而這個時候楊贊儒已奉懿令開設聖德堂。

楊贊儒為什麼離開聖賢堂呢？濟公於七十年農曆二月二日扶鸞云：「今楊生功成身退，清居潛修，默參玄微，以凝至道。欣逢雞年開創新機運，以弘揚聖德，匡正世道之志，繼續完成天賦普渡眾生使命（註七十四）。」從這段話可知，潛修至道已成為楊贊儒投身於宗教的責任，這個責任是配合上天的弘法佈教而來的，以代天宣化來普度眾生。楊贊儒可以算是鸞堂的宗教英才，擴大了鸞堂「修道」的宗教內涵，強調修道是終身事業，要功果圓滿，歸仙之後，靈至瑤池逍遙（註七十五）。其修道思想是綜合了道教、佛教與民間宗教等教義而成，主要是以民間宗教為根基，強調「無極老母」普渡「原靈」的本懷，可是對「原靈」的說法深受儒釋道等思想的影響，強調「原靈」就是「本心」，即是「天尊」，所謂「法由心生」，心正則法正，心邪則法邪，從「本心」下手才能護己養道，才能獲得上天神明的保衛護法，故要求鸞生堅心修道，忍耐魔考，一旦功德增添，火候熱度充足，自然無魔近身，更可引火歸原（註七十六）。

從《天堂遊記》可以看出楊贊儒在飛鸞下的修道觀，是相當的簡明扼要，如其「靈寶定觀經」的「頌」云：「智起生於境，火發生於緣。各具真種性，承流失道源。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了知性本空，知則眾妙門（註七十七）。」

這種修道觀念是極為傳統，強調「心性」的修養工夫，從本源上切斷各種外緣的干擾，直指本心來明心見性。楊贊儒一直本著這樣的修道觀念，不同的是修道理論與工夫的充實與變遷，楊贊儒不斷地吸收了道教、佛教的教義體系與修行方式，展開了其艱辛的修道與弘法的歷程。

聖德堂的鸞書最大的特色，主要是扣緊在勸人修道的主軸上而展開，除了心性的教養外，也藉神明的能力來滿足民眾生存的需求，這是其勸人修道的方便法門，如在《畜道輪迴記》的「凡例」中肯定助印鸞書的靈驗感應：「凡求壽、求功名、卻纏病、消冤孽、修功果、化罪愆、為祖先超拔、求冥福者，先發慈悲心、懺悔心，然後在神前、灶君前或對虛空焚香稟告印贈此書勸世，自得靈應。」助印鸞書也被視為修道的一種具體方式，或者是一種簡便法門，參與上天教化眾生的工作，獲得了消災解厄的機會，民眾可能是基於功利的心理，卻無形中參與助人修道的神聖工作。每一本鸞書都在於幫助眾生修身悟道，如《畜道輪迴記》不只是一部勸善的善書而已，其用意強調「萬物與我合一」及「仁民愛物」的精神，利益群生啟發愛心，消弭社會凶暴戾氣（註七八）。

這個時期聖德堂的修道方法，或許可以稱為「仙佛合參」。一方面以仙佛的感應來勸人修道與引領修道，仙佛開示也是一種方便法門，但不要眾生迷於仙佛的崇拜，如偈云：「聖人求道在求心，迷人求道在求神（註七十九）。」一方面主要是將道教的道法與佛教的參禪合修，建構身心養生的方法，基本上對道教的道法與佛教的禪修是持肯定的態度，如降鸞詩云：「道法教人有萬千，收驚制煞慰心田。精

神療治收奇效，輔助名醫病可痊（註八十）。」又云：「普度大開方便門，萬家生佛度乾坤。經書善籍如雪片，頓悟禪心免陸沈（註八十一）。」對修行方法是採綜合主義，道法與禪修都指向於身心修持與養生，提出養生之道有三：慎飲食、寡情慾、守元氣，這是三個修道的基本原則，可以延年益壽，再廣修道德，澈悟真我，了脫生死，雖曰「養生」，實為「斷死」（註八十二）。

所謂「仙佛合參」，實際上還是走調和三教的路，將鸞堂視為恭奉三教聖人的宗教，強調要遵循「儒理」、「佛戒」與「道行」，如《達摩指玄寶錄》雖然以達摩作為扶鸞的主神，加入了不少佛教的文化內涵，其主旨還是在於強調鸞堂三教合一的特殊宗教形式，認為鸞堂是一種調和三教的完美教派形式，崇儒家理義，守佛家規戒與道家德行，是住世、治世、出世三者兼備的理想宗教，可以一理通三，道在我心，並指出鸞堂的沙盤寫字，只是感應神靈與教化民眾的方便法門（註八十三）。《達摩指玄寶錄》針對修道的具體工夫，提出了「調和三法」，即節飲食、調睡眠與調心等，在調心方面提出了「先天坐法」（註八十四）。可見，聖德堂除了扶鸞外，開始重視靜坐的基本功，有一套完整的靜坐功法。

聖德堂經由靜坐，開展了修道的新旅途，找到鸞堂運動的新方向，追求修身養性的修道之路。在《修道旅程》的鸞書裏，強調修道要從「人道」入手，首重「平心」與「靜氣」，靜坐只是調氣的一種方法，其目的在於心性的不躁進、少憎怨、懷感恩、求精進、日反省、時懺悔等，還要多行外功以償三世冤欠，則聖道之旅程自可暢行無阻（註八十

五)。《聖道旅程》也注意到身口意等三業的問題，教人如何化掉貪嗔癡等三毒，除了自性修持，還可經由持咒，達到知行合一，可以保身，亦可進道，其「淨三業神咒」內容如下：「身中諸內境，三萬六千神，動作履行藏，前劫並後業。願我身自在，常住三寶中，當於劫壞時，我身常不滅。願此真文時，身心口業皆清淨，急急如律令(註八十六)。」

聖德堂的鸞書始終扣緊於心性的修持，相當重視修道的要旨與方法，《無極瑤訊》是一部修道一百問的集大成鸞書。首先強調鸞堂的教化功能，如詩云：「扶乩試筆靠靈媒，啓竅通神教化來。立說著書垂萬世，飛鸞自古有天才(註八十七)。」又詩云：「論道談玄不計年，鸞盤寫盡度迷篇。

神仙勸世期匡俗，聖筆扶鸞妙理宣(註八十八)。」認為扶鸞的目的在於鍛鍊心性，如詩云：「千經萬典說性天，性慾色關易變遷。守住陽關通聖道，五常修全便登仙(註八十九)。」修道就是不被物慾迷惑，達到真性常存的生命境界，這種修道方法，在該書裏逐漸由儒家、道教轉向佛教，以「無爲」作爲會通的管道，如詩云：「世人學道亂如麻，我是他非千萬家。忠孝淫邪分善惡，無爲而作出奇葩(註九十)。」從道教的無爲法轉向佛教的菩薩道，大談佛教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偈語云：「舍利成佛普智尊，慈悲廣大無倫。涅槃妙心歸正覺，普度眾生轉法輪(註九十一)。」

《靈寶定觀經講座》是楊贊儒第一部口述的著作，也結束了鸞書著作的宣教形式，開啓了其弘法的新階段。這本書也是談修道問題，談修道人如何「唯滅動心」，達到「空心」的狀態，大談「平常心」與「真空心」的妙用(註九十二)。在內容上還是採「仙佛合參」的方式，強調學佛、學

道，而非依神靠佛，其基本工夫在於「修心養性」、「平平常常」、「學做人」而已(註九十三)，重視「良知」與「慾念」的交戰，產生自性的功能，經常保持靈性的潔白與元神的光彩。要求修道者在動念上下工夫，達到「前念後念皆無，一念也不起」的境界(註九十四)，肯定「相由心生」、「病由心生」，即「萬法唯心所造」，修道者主要的目標，就是要將「心」定下來，除去浮遊不定的妄念，超出了一切事物的相對現象，更超越了時間與空間的束縛，讓身心完全自由與絕對自在，達到同宇宙大我合而爲一的境界(註九十五)。

《生活與道》是楊贊儒七十五年到七十七年間的口述著作，也是其思想重要的轉變期，可以明顯地看出其由鸞堂轉向佛教的軌跡。從七十五年起楊贊儒已將聖德寶宮定位爲修道的場所，是度人的慈航法門，體會仙佛的慈悲與智慧，以「無畏施」來度化更多的迷人。雖仍保持仙佛崇拜的鸞堂形式，其宗教語言幾乎偏向於佛教，一方面肯定鸞堂扶鸞佈教的宗教功能，一方面又說鸞門是方便法門，是締造淨土蓮花國的修道法門(註九十六)。這個時期，楊贊儒同時拉住了鸞堂與佛教，自立「聖德法門」，又稱「心門」，提出「道在人心」的主張，教導信眾打開心門，見到自己的主人，才能真正的得救(註九十七)。將一切的宗教形式都導向於「心」的作用，比如要求唸經達到心與經的合一，唸佛號則是自性與佛合一，唸者本身就是佛，主張唸經就是吐正氣，發出正念的時候，達到念念不離心、靈山一步進的境界(註九十八)。在參禪方面有更深的體驗，認為「參鸞即參禪」，提出了「鸞門參禪法」，以「仁義禮智信」五字作爲參禪的信念，

要求其信眾要「定慧兼修」，參破此五常，得到真正的「心印」（註九十九）。楊贊儒又將法門稱為「觀音法門」，或稱「觀音悟道正法門」，詩云：「觀音悟道正法門，聽天自有慈悲心。參禪了斷是非事，當下即修不動心（註一〇〇）。」主張修道者要時常的聽經、唸經、看善書，借「觀與音」來修不動心，達到「聽天自有慈悲音」的境界，以自我的本性，體會出天意與天音。

楊贊儒於民國七十八年元旦出關正式昇座傳法，稱「無極宗」（無極大乘聖宗）宗師，其弟子將其靜修及閉關的書信及訓勉詞句，編為《菩提法語》一書，此時已脫離了鸞堂的宗教形式，以佛法的修行者自居，主張心法本在心，修行在修心，但強調修行要拜明師，接受師父的指導，因為明師知道你心裏的事，明師知道你應修的法，明師知道你應走的路（註一〇一），認為明師就是心法的指導者，是代佛傳授真理。其修道的方法，以「六度般若波羅密」作為修行大乘菩薩道的資糧，又稱為「六度萬行」，其內容如下：第一度、布施度慳貪，第二度、持戒度毀犯，第三度、忍辱度瞋恚，第四度、精進度懈怠，第五度、禪定度散亂，第六度、智慧度愚痴（註一〇二）。此時，楊贊儒大量地引用佛教的觀念與術語，談修道的工夫與方法，比如強調持戒在修行上的重要性，其無極聖宗的皈依弟子有十願戒，即一、願發大願心。二、願尊師重道。三、願奉獻心力。四、願至誠精進。五、願和氣致祥。六、願養生利世。七、願護法道場。八、願廣度眾生。九、願守宗門規戒。十、願懺悔罪障（註一〇三）。

《元始四十九章經講座》第一集、第二集，是一本長時間的口述著作，從民國七十七年講述到八十三年，是楊贊儒

於共修日對門生的開示，楊贊儒於第一集自序，謂「元始」者，即為「本來」、「佛性」之意，由道說佛，或以佛說道，佛道相通自如，眾生執著名相，引為紛爭，實為庸人自擾（註一〇四）。到了第二集自序，楊贊儒雖然早以佛法自居，但基本上還是主張佛道會通，說法上比較周延，謂此書雖為道經，但與佛法大意相近，每從道談佛，引佛契道，談道亦不離心性，門雖千萬條，但歸元無二路，旨在接引有緣眾生，故摒門戶之見，亦所謂掃諸相歸於真如（註一〇五）。從這本書也可以看到楊贊儒成長的過程，第一集佛道兩家義理並列，第二集則偏向於以佛解道，大量地引用佛教的經書與典故來作詮釋，也引用了一些密教的修行人物為例，如蓮花生大士、密勒日巴尊者等（註一〇六），肯定修道的「相應」之理，即修行者的心與菩薩的心因了解而起共鳴，融入到最高最深入的相應，即修道者的心就是菩薩的心，已變成菩薩的化身。指出真正的大成就者，因修成萬法並一一相應，故一入定就能融入諸佛菩薩的本心之中。楊贊儒強調他的道場是修行的宗門，要人人修法有成，要質與量並重（註一〇七）。

這個時期楊贊儒主要是傳授「無極心法」，將其傳法三年來十分之一的開示，整理成冊，題為《無極心法（圓通法門捷徑）》，其主要的內容是以禪定的修持與證悟為依歸，進入到圓滿清淨的「無極」境界。在修持的方法上提出「修行三法要」，認為修行無它法，主要是「攝心」、「放心」與「隨心」。修道第一個法門就是「攝心」，降伏自己的心，控制自己的心，攝不住心，就沒有「氣」，沒有「力」，沒有「靈」，就沒有「道力」，沒有「佛力」。攝心就是禪，即是般若的修法，也就是觀自在的法門。攝心之

後，會進入「解脫道」，就是「放心」法門，心融入於道，合於大虛，自然發菩提心，走入菩薩道，成就佛道。「隨心」是一種證悟，已經是佛境了，隨心所欲都能圓滿中道，是真正的涅槃，進入無極的核心（註一〇八）。楊贊儒根據佛教的信願行證，又提出了「入道四諦」說，即「信力門」、「願力門」、「行力門」與「證力門」。入道第一諦，信力門，即信心與信仰，可以道心不退轉，精進修行，道志一日千里，每天法喜充滿。入道第二諦，願力門，即甘心修道，願力如火，可以燒盡一切諸障，得護法加持，進入微妙法界。入道第三諦，行力門，即精進修行，不退失，不流轉，達到生生不息的境界。入道第四諦，證力門，得到相應的證悟，且能「保任」，守住境界不會流失，進而「任運」，身心得到絕對的自由與超越（註一〇九）。

楊贊儒謂其教授的禪法主要有三種，即「如來禪」、「祖師禪」與「祕密禪」，「如來禪」主要是以天台止觀、數息觀等禪修方法為主，是可以按部就班的修行方法。「祖師禪」是達摩以來的禪宗禪法，是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的禪，在「當下」境界現前，身心整個放下。「祕密禪」是得明自身法界祕密，藉由師父加持授法以開悟潛在「佛能」，得到即身成佛法門（註一一〇）。楊贊儒將有關禪修的演講，集結成《禪定與氣功》、《禪定與生活》等二部書，從達摩祖師的「四行入」，談禪修的四種行法，即「報怨行」、「隨緣行」、「無所求行」、「稱法行」等（註一一一）。認為禪修可以了解自性與廣值福田，引密教的修煉「拙火定」來修習內在福田，「拙火定」是祕密道，是依一輪者，又有三節，初風入身時能生暖熱，生是四大熱也，隨功德引起非

是正要。二風入心時，菩提心故，名為心也，發生於樂，因樂功極而能顯發有明心故，此非外傳，由心顯得空樂無二故（註一二二）。楊贊儒不僅將禪修與密教結合，也將禪修與氣功結合，認為煉氣功要配合禪定，強調氣功只是禪定的一部分，在禪定下可以讓心靈得到真正的解脫，斷滅煩惱與輪迴（註一二三）。

《菩提聖道》雖然是楊贊儒尚未出家前的演講集，卻是其自立門戶以來鼎盛時期，其個人的宗教思想更為周延完備，自認為其法門就是「智慧的法教」，可以讓其弟子「轉識成智」與「法輪常轉」（註一二四）。肯定自力與他力相應的成就，要經過師父的接引與印證，才能轉凡為聖與轉迷為悟，雖然人人皆有佛性，但未經灌頂授記點開，仍無法與天相通，師父打開「頂輪」之後，容易入定，而且智慧大開，能夠得到天地的靈氣（註一二五）。肯定密宗修持的「本尊法」與「上師相應法」，認為修法要有「本尊」與「上師」的傳承、護持，才能構成殊勝的「曼陀羅」，獲得靈感與加持，形成了相應法門（註一二六）。此時，楊贊儒密教的思想色彩相當濃厚，主張修道要「三密相應」，身口意要如一，先修「氣」，打開人體的「中脈」，從頂輪通至海底輪、生殖輪，透過氣、脈、明點的內修達到成佛之境（註一二七）。強調要多作「寶瓶氣」的修持，修「寶瓶氣」的方式是先吸一口長氣，放在肚子處，喉頭緊縮，然後閉氣，使氣不要外漏，讓氣融入體內中每一個脈輪，供給身軀無窮力量，這是氣的大溫養法，容易點燃內火，中脈就能通達而運行明點（註一二八）。

出家後集結了《聖輪法師出家訪談錄》、《有機、健

康、禪》等兩部書，並進行「六祖壇經」、「論語新解」、「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解說」等講座。是從居士道場轉為佛教道場，楊贊儒也將無極宗轉為佛教僧團，其宗師的地位不變，只是改稱為「聖輪法師」，完全以佛教的規矩來推動其修行法門，其修行的本質也是不變的，但是佛教的形式增添了其信仰推動的活力，如佛教皈依的形式，讓弟子更能留在僧團中修行，認為「皈依」就是要弟子宣誓終身皈依三寶永不退轉，以佛法僧來規範身心，鞏固信仰，要求其弟子皈依後要多親近於道場，求教於師父，聽經聞法，成為正信的佛教徒（註二一九）。聖輪法師還是很重視皈依傳法的儀式，雖然肯定任何門派，都可以往真理的路前進，但是強調要選擇一終身依止的對象時，應以佛為依歸，因為指導修行者的，必須是一位正等正覺，成就無上菩提道的天人導師，佛陀的圓滿體驗才是學習皈依的對象，以生命追求究竟法來成就佛道，且經由皈依與僧寶的傳承，方能一睹佛法的真面目（註二二〇）。聖輪法師雖然回到佛教的固有的宗教形式，但是有其獨特教導眾生的法門，提倡「正法明法教」普傳「禪淨密」無上心法，有時又稱為「顯教密修」，希望達到「顯密圓融」的境界。佛法山弘法宗旨有一對聯：「念佛參禪修密三力道，布戒忍進定慧六波羅。」其教導一般弟子，是以淨土法門與六波羅密修持，對於上根器要求「當下」接受「成佛式」的教導，對有顯教基礎者授與密教灌頂與傳法，以大手印、大圓滿的教授，使上根器者能得「即身成佛」之道，在透過「加行」的行持，能有完整的修行次第來發菩提心，行菩薩道（註二二一）。

五、結論

楊贊儒是依聖德道場展開了其個人的游宗歷程，從三十歲到五十歲，二十年的青春歲月，順著其宗教的機緣，從民間宗教到佛教進行多元的交叉混合，卻能在修道的需求下，突破出民間宗教三教合一的宗教形式，走向純粹佛教的義理系統與表現形態。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案例，是透過楊贊儒個人在宗教修持上的精進，才能擺脫民間隨機式的宗教文化，朝向精緻性的單一宗教，其奮鬥的過程正書寫著一個宗教英才的成長史。

更可貴的是，不只是個人的成長而已，而是整個道場的順利轉型，凝聚了教團的共命組織，已有了數萬名的皈依弟子與百多名的出家弟子，營造出「佛法山」開山立派的宗教氣勢，成為臺灣中部重要的佛教宗派。其「農禪法門」開啓了佛教新的運動方式，重回到百丈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宗風，將宗教與農禪結合，經營屬於眾生的大自然「農禪淨土」，讓其弟子鍛鍊體魄，發揮潛能，進而增長堅定的信心與菩提心。

楊贊儒一直是主動地接收了傳統社會的宗教資源，以因應外在的各種文化挑戰，以自我成長的修道理念轉化成有效的整合機制，爭取更多民眾的支持與追隨，願意與他來共同成就宗教事業。除了積極的傳教態度與弘法方式外，楊贊儒個人的宗教際遇與精神實踐，也是教團成長的主要因素，其個人在禪修與密法的突破，以及自圓其說的教義理論與象徵儀式，讓他取得源源不斷的宗教活水，具有著號召群眾的運動能量，凝聚著追隨者的崇拜與皈依的堅定感情。

【註釋】

- 註一：鄭志明，《臺灣新興宗教現象——傳統信仰篇》（南華管理學院，一九九九），頁三十九。
- 註二：以上生平事蹟，是民國八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與聖輪法師親自訪談後，整理出來的資料。
- 註三：聖輪法師，《聖輪法師出家訪談錄》（聖德雜誌社，一九九八），頁十。
- 註四：鄭志明，《臺灣民間宗教結社》（南華管理學院，一九九八），頁三〇一。
- 註五：楊贊儒，《聖德修道記》（聖德雜誌社，一九八五），頁十五。
- 註六：《畜道輪迴記》（聖德雜誌社，一九八二），頁八。
- 註七：《幸福之道》（聖德雜誌社，一九八三），頁一七。
- 註八：曹資竣原有一段前言，說明楊贊儒與瑤池仙童天人合一開課講解的緣由，後來出書時被刪掉，不提瑤池仙童主持一事。該前言，見於《聖德》七〇期，一九八四·二·十五，頁十二。
- 註九：《無極瑤訊》（聖德雜誌社，一九八七），頁一九〇。
- 註十：《達摩指玄寶錄》（聖德雜誌社，一九八四），頁一八。
- 註十一：《靈寶定觀經講座》（聖德雜誌社，一九八六），頁一四八。
- 註十二：《聖德》一二〇期（聖德雜誌社，一九八六·四·十五），頁四。
- 註十三：《聖德》一二三期（聖德雜誌社，一九八六·七·十五），頁一五。
- 註十四：楊贊儒講述，《生活與道》（聖德雜誌社，一九八八），頁一四六。
- 註一五：楊贊儒講述，《元始四十九章經講座（第一集）》（聖德雜誌社，一九九一），頁五六。
- 註一六：《聖德》一五三期（聖德雜誌社，一九八九·一·五），頁七。
- 註一七：《聖德》一五五期（聖德雜誌社，一九八九·三·五），頁九。
- 註一八：《聖德》一五六期（聖德雜誌社，一九八九·四·五），頁一四。
- 註一九：《聖德》一六二期（聖德雜誌社，一九八九·一〇·五），頁一五。
- 註二〇：《聖德》一六三期（聖德雜誌社，一九八九·一一·五），頁一八。
- 註二一：《聖德》一六七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〇·三·五），頁一四。
- 註二二：《聖德》一七七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一·一·五），頁九。
- 註二三：《聖德》二〇五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三·五·五），頁二。
- 註二四：《聖德》二二四期（聖德雜誌社，一九八四·二·五），頁三八。
- 註二五：《聖德》二二九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五·五·五），頁一六。
- 註二六：《聖德》二四二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六·六·一五），頁一五。
- 註二七：《聖德》二四三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六·七·一五），頁二四。
- 註二八：《聖德》二四七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六·一一·一五），頁一四。

- 註二九：《聖德》二五二、二五三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七·五·一五），頁二四。
- 註三〇：《臺灣日報》一九九八·七·三一，台中市新聞。
- 註三一：《佛教正眼法藏臨濟宗傳法記》（聖德雜誌社，一九九九），頁四三。
- 註三二：《佛音日報》一九九八·七·一五，綜合新聞。
- 註三三：《自由時報》一九九八·一〇·三，竹苗焦點版。
- 註三四：《聖德》二八四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九·一二·一五），頁一六。
- 註三五：《聖德》二五二、二五三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七·五·一五），頁五八。
- 註三六：《聯合報》一九九八·五·一七，生活版。
- 註三七：《薩迦法王訪台弘法紀念專刊》（《佛法山新聞》五期，一九九九·五·六），頁一〇。
- 註三八：《聖德》二八五期（聖德雜誌社，二〇〇〇·一·一五），頁一四。
- 註三九：《聖德》二六期（聖德雜誌社，一九八二·四·一五），頁二二。
- 註四〇：《聖德》四八期（聖德雜誌社，一九八三·三·一五），頁一九。
- 註四一：《聖德》七四期（聖德雜誌社，一九八四·四·一五），頁二七。
- 註四二：《聖德》九九期（聖德雜誌社，一九八五·五·一），頁一七。
- 註四三：《聖德》九九期，頁二三。
- 註四四：《聖德》一三二期（聖德雜誌社，一九八七·四·一五），頁三二。
- 註四五：《聖德》一四四期（聖德雜誌社，一九八八·四·一五），頁二八。
- 註四六：《聖德》一五六期（聖德雜誌社，一九八九·四·一五），頁二四。
- 註四七：《聖德》一六八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〇·四·一五），頁二一。
- 註四八：《聖德》一八一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一·五·一五），頁一六。
- 註四九：《聖德》一九三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二·五·一五），頁二〇。
- 註五〇：《聖德》二二七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四·五·一五），頁二六。
- 註五一：《聖德》二二七期，頁一八。
- 註五二：《聖德》二二九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五·五·一五），頁二六。
- 註五三：《聖德》二四一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六·五·一五），頁二七。
- 註五四：《聖德》二五二、二五三期，頁五八。
- 註五五：《聖德》二六五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八·五·一五），頁二三。
- 註五六：《聖德》二七七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九·五·一五），頁一七。
- 註五七：《聖德》二二九期，頁二七。
- 註五八：《聖德》二四一期，頁二〇。
- 註五九：《聖德》二五二、二五三期，頁三四。
- 註六〇：「筆訓」是指傳統的扶鸞，「心訓」與「光訓」則是心中的光與仙佛的光相通訊息，直接開示。
- 註六一：《聖德》二二九期，頁四二。
- 註六二：《聖德》二〇四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三·四·一五），頁二八。

- 五)，頁一七。
- 註六三：《聖德》二八一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九·九·一五），頁一八。
- 註六四：《聖德》二二五期（聖德雜誌社，一九八五·九·一五），頁五。
- 註六五：《聖德》二八七期（聖德雜誌社，二〇〇〇·三·一五），頁二八。
- 註六六：《聖德》二六七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八·七·一五），頁二。
- 註六七：聖輪法師，《有機、健康、禪》（聖德雜誌社，一九九八），頁一八。
- 註六八：《聖德》二七五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九·三·一五），頁一八。
- 註六九：《聖德》二七八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九·六·一五），頁一八。
- 註七〇：《聖德》二七三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九·一·一五），頁一九。
- 註七一：《聖德》二五二、二五三期，頁一六。
- 註七二：《聖德》二七〇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八·一〇·一五），頁三。
- 註七三：《聖德》二八一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九·九·一五），頁一一。
- 註七四：《天堂遊記》（聖德雜誌社，一九九九年再版），頁三三。
- 註七五：《天堂遊記》，頁一四二。
- 註七六：《天堂遊記》，頁四五。
- 註七七：《天堂遊記》，頁五〇。
- 註七八：《畜道輪迴記》，頁八。
- 註七九：《幸福之道》，頁一〇二。
- 註八〇：《幸福之道》，頁六三。
- 註八一：《幸福之道》，頁九四。
- 註八二：《幸福之道》，頁七三。
- 註八三：《達摩指玄寶錄》，頁一九。
- 註八四：《達摩指玄寶錄》，頁三七。
- 註八五：《聖道旅程》（聖德雜誌社，一九八五），頁六。
- 註八六：《聖道旅程》，頁一四七——一五二。
- 註八七：《無極瑤訊》，頁七四。
- 註八八：《無極瑤訊》，頁一二七。
- 註八九：《無極瑤訊》，頁二五。
- 註九〇：《無極瑤訊》，頁一一七。
- 註九一：《無極瑤訊》，頁二八。
- 註九二：《靈寶定觀經講座》，頁四八。
- 註九三：《靈寶定觀經講座》，頁五三。
- 註九四：《靈寶定觀經講座》，頁一三四。
- 註九五：《靈寶定觀經講座》，頁一五四。
- 註九六：《生活與道》，頁一四。
- 註九七：《生活與道》，頁一九。
- 註九八：《生活與道》，頁三三。
- 註九九：《生活與道》，頁一四七。
- 註一〇〇：《生活與道》，頁九三。
- 註一〇一：楊贊儒，《菩提法語》（聖德雜誌社，一九九〇），頁二七。
- 註一〇二：《菩提法語》，頁五八——一〇四。
- 註一〇三：《菩提法語》，頁七三。
- 註一〇四：《元始四十九章經講座（第一集）》，頁二。
- 註一〇五：楊贊儒，《元始四十九章經講座（第二集）》（聖德雜誌社，一九九〇），頁二。

誌社，一九九五），序二。

註一〇六：《元始四十九章經講座（第二集）》，頁九六。

註一〇七：《元始四十九章經講座（第二集）》，頁九八。

註一〇八：楊贊儒，《無極心法（圓通法門捷徑）》（聖德雜誌社，一九九三），頁一——一〇。

註一〇九：《無極心法（圓通法門捷徑）》，頁一一——一二。

註一一〇：《無極心法（圓通法門捷徑）》，頁一三〇。

註一一一：楊贊儒，《禪定與生活》（聖德雜誌社，一九九三），頁一六——四二。

註一二二：《禪定與生活》，頁一〇二。

註一二三：楊贊儒，《禪定與氣功》（聖德雜誌社，一九九二），頁一一二。

註一二四：楊贊儒，《菩提聖道》（聖德雜誌社，一九九六），頁一四。

註一二五：《菩提聖道》，頁四一。

註一二六：《菩提聖道》，頁一五七。

註一二七：《菩提聖道》，頁一七八。

註一二八：《菩提聖道》，頁一八二。

註一二九：《聖輪法師出家訪談錄》，頁二六。

註一二〇：《聖輪法師出家訪談錄》，頁三六。

註一二一：《聖輪法師出家訪談錄》，頁五九。

作者簡介

鄭志明，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國文研究所碩士、博士。

經歷：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研究所教授，南華大學宗教學、哲學、生死學、文學等研究所教授，南華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通識學院院長等。

重要著作：《臺灣民間宗教論集》、《無生老母信仰溯源》、《中國善書與宗教》、《臺灣的宗教與祕密教派》、《當代臺灣新興宗教》、《臺灣民間的宗教現象》、《西王母信仰》、《神明的由來——臺灣篇》、《文學民俗與民俗文學》等數十種專書及百餘篇論文。

